

新民随笔

城市花事

沈月明

欣闻本报和上海植物园合办的梅花展即将开幕,颇有期待。犹记去年植物园赏梅,正盛花时节,品种之多,形色之美,实赏心乐事。只可惜如今的梅花,像野生动物一般,是要到专门的园子里才得尽情的观赏。

虽说日本是樱花之国,但梅花也极受宠爱。几天前刚去日本九州旅游,小镇民居的屋前宅后,处处可见枝条泛青的梅花树。福冈市的太宰府满天宫,遍植梅花。想象着一月之后古筑繁花,将是怎样一个美丽、纯净的天地。而神社外一家家梅子饼店,文具里卖的梅枝笔、梅花信笺,让人感到花不仅仅是一道风景,也可以是一种文化。

感觉花之于一个城市,就像摆在汽车后窗的毛绒玩具,可以让一个生硬、冰冷的物体立时变得柔软、温暖起来。在我走过的一些美国市镇,说起来留下美好印象的,几乎包含所有处处鲜花的地方。人行道边盛开鹤望兰的圣塔巴巴拉,满地虞美人的“丹麦城”沙旺,窗台上、屋檐下满是蝴蝶花的阿拉斯加淘金城费尔班克斯等等。

其实中国人不可谓不爱花。事实上,中国还曾是世界园艺的先行者。比如今日世界各地的月季花,基本都是与中国月季杂交后的品种,而中国对月季的栽培,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。至于历代歌咏莲、梅、兰、菊的诗词,又何止万千。但也不难发现,中国人爱花,多是文人士大夫,或大宅主人的雅好。而时至今日,种花养花,虽已是平常之事,但却又生出一些怪象来。比如二十年前的天价兰花,比如以9999朵玫瑰求爱,又有富人为装点花园,不惜斥巨资搜购民间或山野的名花、老树,而花市里,最富丽堂皇的花束,都是应送礼的需求。这显然不是真正爱花的文化。

总觉得对花的态度,是检验一个城市或一个人群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准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,能有地方、有闲假、有心情、有知识种一些草,赏一些花,一定不会是蛮荒破落之地。所以特别向往“上海花城”能早日成为现实。在每一个清晨的阳台,有少女或老太在浇花,河边的花树下,人们在看书,或者恋爱。

“送温暖”谨防伤害他人尊严

纪玉

展现这样的“感谢”环节?难道“送温暖”缺这一句“感谢”吗?

不管有没有这一句“感谢”,政府部门扶贫帮困,都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,而不是恩惠或施舍。“送温暖”传达的是关爱,传递的是正能量,但不必过多展现受助者的困难和不幸,更无须让他们在言辞上、在镜头前有所“回报”,以体现工作的成绩。否则,岂不是一种形式主义?虽然贫困并不是丢人的事,但受助者的隐私和尊严,应该得到尊重和关照。政府部门做了自己该做的事,大可不必讨这一句“感谢”,反而应该时常检讨自己的工作还有哪些不足。

“送温暖”要谨防伤害受助者的尊严,这可以说是老生常谈。但之所以老生常谈还要谈,正是因为

相反的现象仍然借着各种名义,时有发生。如今,领导干部上门访问贫困群众,多是轻车简从,而非前呼后拥;送上的“温暖”也更加实用,更贴近受助者的生活需求。这些,都是在“以人为本”方面取得的进步。然而,从受助者那一句“感谢”来看,进步的空间还是不小。

曾有报道,在慈善活动中,有些捐助者非要拉着受助者合影,受助者不肯,他还不高兴。这样不顾受助者尊严的捐助者,当然要受到质疑。还有一种伤害,以公平公正的名义出现。一些高校,要求申请助学金资格的学生上台“晒贫困”,通过投票来确定资格,令不少贫困生觉得有损尊严而放弃申请。为了不助助学金发放到一些本不贫困

的学生手中,反而令本该得到帮助的学生得不到帮助。起点与结果南辕北辙,还是因为这些高校不是从自身工作查找纰漏,而是把保证公平公正的责任推给了学生。还有政府部门,为“社会监督”,竟将贫困生详细个人信息挂在网上。不过,也有高校,用饭卡消费挂钩贫困生预警,发现消费较少就发出关怀短信,这样的做法,才是顾及了学生的隐私和尊严。

在这方面,政府部门应该做出表率,任何时候都要“以人为本”,既因为帮助困难群众本就是义务,也是在给社会上一些不该有的行为纠偏。不要在物质上提供帮助的同时,在精神上给受助者带来无形的伤害。

制定“不得提拔”的裸官标准

新民网论

近日,中共中央印发了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,修订后的条例加入了“裸官不得提拔”、“被问责干部两年内不得升职”等与实际联系紧密的内容。

这样的制度进步令人期待。约束裸官,首先得明确什么是裸官?按着著名反腐专家、中央党校教授林曾的说法,“裸官,是指那些把妻子和儿女都迁居到国外,钱也带到国外,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国内的官员。”那么,如果官员不是“全裸”,如妻子还在国内,那这样的官员算不算裸官?妻子儿女拿了别国绿卡,虽然住在国内,但是随时可以出国,那这样的官员算不算裸官?一旦裸官的界定没有明确的标准,并落实到相关制度与规定的层面,“裸官不得提拔”便会有漏洞。

其实,早在2006年,修改后的《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》就明确规定,“领导干部配偶、子女出国(境)定居及有关情况应当报告”。2010年初监察部网站发布《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》,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被提出。但在现实中,没有对接的监管与审核机制,官员个人事项的报告是靠不住的。裸官没有标准,监管部门即便有心也很无力。

制定“裸官不得提拔”的标准,

还要继续完善官员财产透明制度,另外公众监督也是必须的。毕竟,只有先监管好裸官了,“不得提拔”

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善意。(龙敏飞 全文刊新民网 网址 www.xinmin.cn)



虎爷流年将不利矣

谢春彦

武松继续打虎,马年决不马虎。 浅草斋 春彦

自由谭

公务员所在的机关也是一座“围城”。城外许多人想挤进去,但城里也有人想走出来。最近,有一个80后公务员写了一篇文章,自述了自己辞去市级机关公务员职务的原委,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

且来听听这个80后公务员的自述。他高考时从浙东山村进上海读大学,读书时一直担任学生干部,读研时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学生。硕士毕业后顺利进入市级机关做公务员。在机关公职7年,他的感受是“碌碌无为过7年,都不知道留下了什么”。收入7年没涨,职级7年没变,能力是“听话加写报告”,社会关系是“领导加同事”。

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他经过反复思想斗争,决定与其一直这样“耗”下去,不如走出“围城”。

机关“围城”内外

吴兴人

住了你拥抱世界的视野,绑住了自己大步前进的双腿。

由此可见,当公务员是一种人生的选择,不当公务员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。人各有志,不必强求一律。成才的道路万千条,大可不必挤在一起过“独木桥”。那位80后公务员决心走出“围城”,我们尊重和赞赏他的人生选择。

“围城”之外,虽有创造,可以锻炼自己,充分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,但有风险,有时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。不过,一个确信掌握了真相的人,是不在乎被人反对和认可的。走得最远、收获最大的人,常常是那些愿意去闯,并愿意去冒险的人。平平稳稳的日子,虽

然好过,但风平浪静,则为不断有追求者所不取。据悉,那个公务员辞职到现在4个多月,他觉得自己是迈出了正确的一步。我们祝愿他如愿以偿取得成功。

写到这里,我又想起2014年的“国考”。2014上海公务员考试,据报名的最后一天的统计,有6万多人报名,争夺4476个岗位,招录比约为13比1。与上一年相比,2014年的招录人数和报名人数都明显下降,但13比1这个数字,还是很惊人的。建议明年还准备参加“国考”的青年朋友,认真研读一下那个公务员决心走出“围城”的自述,估量自己的情况,想一想:要不要去凑这个赶“考”、入“城”的热闹?



今日论语

新春佳节临近,各类帮困“送温暖”活动逐渐升温。然而,一些现象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有地方台报道的“送温暖”活动中,展现了这样的场景:上门访问的干部为困难群众送上“红包”,受助者“激动”地连连感谢……整个过程看似非常“完美”,但给人的实际观感,并不那么舒服,甚至让人难过。且不说那个送上“红包”的镜头有摆拍之嫌,真的有必要让受助者发表“感言”,乃至“感激涕零”吗?的确,受助者的感谢未必不是发自肺腑,但镜头前的拘谨难以避免,他们的复杂心情又有谁来体会?何必非要

新民新语

过年的文化

乐梦融

七夕节,双十一,双十二,201314(爱你一生一世)跨年夜……拉进篮子就是菜,节日,慢慢都被消费成了消费者的盛宴。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但凡被冠之以“一生一次对自己好一点的那一天”,就陆陆续续连起了一条购物的拉动内需的消费曲线。

文化,在尚未能产生经济利益的前提下,被搁置起来,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供奉物。

从何时起,我们竟对“纪念”与“仪式”如此功利地疏离了?

当二十岁的年轻人对越来越近的“过年”的期待值,远远低于全网大促销的某一天,当我们对“精神原乡”与“亲情维护”越来越漠视,“年文化”倒成了一个需要摆上台面讨论的问题。

也许有人会问,作为一个在现代城市土生土长,至今三十年未曾离开这个城市这片土地的孩子,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谈论那些与“年”有关的属于“原乡”的情怀。

殊不知,活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化的社会,每一个人都难免别有荒芜。即使近在同一个城市,却也已经远到了天涯去。

“原乡”,是我们在少年宫里漫不经心地学着吹拉弹唱;“原乡”,是我们在弄堂里跟小伙伴追逐打闹;“原乡”,是我们在圆桌的一头吃着外婆包的蛋饺、爷爷炒的虾仁、妈妈腌的鳗鲞、爸爸做的烤麸;“原乡”,是兰花棒的小小美丽与擗炮的小小淘气交织成夜空里的灿烂天地;“原乡”,是不用智能手机不刷微博微信的那遥远的每一天……

谁说我们就没有“原乡”?谁说我们就没有想回而再也回不去了的地方?谁说我们就没有想见而见不到的人?

前行或者是一桩不可避免的进化,但返璞,则是我们能给予这个“年”的最大的尊重。陪父母说说笑笑看一场春晚(忍到结束再去网上吐槽),给朋友三言两语写一张贺卡,写副春联,贴个福字,然后在一碗腌笃鲜汤的绵延曼妙的香气里,把冬去春来这一个“年”好好过。

就算逝去岁月不可追,逝去的单纯却不可忘。